

最新社会长篇小说

向上向下

“李森林的事业
就是升迁”，
他是仕途的
创业者

王宗坤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向上向下

王宗坤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上向下/王宗坤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4

ISBN 7-80171-549-7

I. 向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2926 号

向上向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7)

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2 字数 24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ISBN 7-80171-549-7/I·368

定价: 25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 100007

我不做成功的教师，我要做成功的高官。我的价值就是升迁、升迁、再升迁。

——题记

人生就是为了梦想而展开的表演。

李森林一觉醒来，迷糊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。

这是夏日的一个凌晨，李森林在省城一座高级公寓里，像一只失去方向的甲壳虫一样慢慢蠕动着自己的情绪，寻找着清晰的方向和感觉。在朦胧的晨曦中，房间里豪华的陈设都不动声色地沉静着。附近高层建筑上的霓虹灯不停闪耀，通过宽大落地窗上的真丝窗帘透进来的色彩，把周围的环境迷离成一个魔幻的世界，再次给了李森林一种不真实的感覺。李森林看了看身边熟睡着的孟卓然，觉得一切是这么的不可思议，就像在梦里发生的一样，他骤然坐了起来，定了定神后，披上睡衣来到窗前。

脚下这个有着接近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已经醒来，或许她根本就没有睡，这样的城市是不应该有明显白天黑夜之分的，尤其是在夏日。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热情消弭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觉，有的只是色彩的交替。天是黑黝黝的，泛着青黛色的光泽，远近星罗棋布、参差不齐的高层建筑，像夜色中的石林一样充满了诱惑和联想。星星是亮晶晶的，全然没有即将离去的倦怠。从上往下看，下面这条沸腾了的马路变成了一个亮闪闪的标签，一路街灯泛着红晕伸向都市的腹地，一辆接一辆的轿车亮着车灯、闪着尾灯缓缓地前行，像一条红色的河。在一片黑暗中，这一条红色的河流，煞是美丽、煞是壮观。省城的早晨真美！李森林在心底由衷感叹道。感叹过后就是一种黯然，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，自己只不过是眼前这风景的匆匆过客，它从来也不属于自己，以后也不会属于自己。李森林心中忽然掠过一丝无奈的苦涩。

在这个城市中，李森林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辉煌，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，孟卓然就是这四年大学生活的成果之

一。但那时的李森林对这个城市似乎从来就没有感觉，就像一直住在别人的房间里一样，觉得自己一直是这个城市的租赁者，不！应该是城市的雇佣者。不曾拥有也就不曾失去，所以两年前揣着毕业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，他没有感到一丝难舍难分。而现在他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痛失，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孟卓然吗？

他离开窗子，轻轻地走向床前。也许是昨晚过于兴奋的缘故，孟卓然还沉醉在甜蜜的梦境中，房间里弥漫着她微微的鼻鼾声，嘴角挂着一丝涎水，身体更是夸张地团缩成小猫状，一只胳膊却向前拼命地伸着，仿佛要抓取什么东西。看到她这副稚拙的模样，李森林忍不住笑了。看来女人只有在睡眠状态下才会展现她最真实、最原始的一面。他坐在床边，用手轻轻地拭去她嘴角的涎水，借着朦胧的光线，仔细地端详着她那依然青春勃发的脸庞。他从来就没有想到会和这个梦中的天使走到这一步。虽然孟卓然一直生长在他的心中，但她却是他心中那最隐秘最纯净的部分，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把这一部分展示给自己，就像一户家境赤贫的人家，珍藏着最后一件传家宝，等把这件宝贝拿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家庭也就真正走到穷途末路了。所以更多的时候，传家宝仅仅是种安慰是种象征。而现在他却这么轻易就拥有了她，尽管仅仅是一个瞬间，但这种闪耀而来的巨大幸福却是让他猝不及防。他无限爱怜地抚摩了一下孟卓然吹弹可破的肌肤，它光滑而柔软，就像绸缎轻轻抚过自己的手掌，让整个人都变得透明起来纯净起来，他再次丢失了自己，眼前的世界也随之迷离起来。

李森林再次和孟卓然相遇得力于发生在安平的一个新闻事件。

三天前，省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安平县采访，听说县人民医院一下子就接收了三十多位食物中毒患者。凭着新闻工作者的嗅觉，他感到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食物中毒事件，就撤

开陪同人员进行暗暗的调查。很快他就发现，这三十多位中毒者都是同一时间在本县一个著名的饭店吃的午饭。顺藤摸瓜找到这个饭店后，饭店的服务人员出具了卫生检疫以及各种相关的手续，但这位记者还是觉得有些蹊跷。通过私下里了解，记者在猪肉的进货上发现了问题，原来是饭店出外采买的大师傅为了贪图小利，购买了劣质猪肉，造成了这一恶性事件。本来事情可以就此了结，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些触目惊心了。

这位记者并没有放弃调查，他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，了解到安平县正在发生一次较大范围的猪瘟疫，而很多利欲熏心的屠宰户就是把这些害瘟疫的死猪，以较低的价格买来，然后用上鲜亮的颜色，再拿到市场上去买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有的还把已经埋到地下的瘟疫猪扒出来，再进行处理好猪肉买，这组镜头正好被这位跟踪而至的记者拍到了。

县委书记严家骏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搂着姜春花跳舞。

这个下午，严家骏之所以决定在县广播局吃饭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播音员姜春花。

本来，录完了有关加强爱国卫生的广播讲话之后，严家骏就要走。广播局长当然知道机会难得就拼命地挽留，严家骏记挂着明天会上的发言，就诳局长说以后再找机会吧，说着就要往楼梯间走。局长一看严书记执意要回去，也只好无奈地跟着要往下送。这时，姜春花从录音室出来了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就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严书记，我对您有意见。”

严家骏果然站住了，问：“什么意见？”

姜春花说：“您不深入基层，好不容易来我们广播局一次，也不抽点时间听听我们群众的呼声。”

严家骏一听笑了，说：“你这是替你们局长留客，好！今天我就接受你的批评，听听你这位群众的呼声。”

局长见严家骏答应留下了，立刻来了精神，赶忙把严家

骏往接待室里引，一边还在背后向姜春花举大拇指。

这年头领导太忙，除了在大会主席台上经常见到领导之外，要想单独和领导加深一下感情还真不好找机会。所以昨天一接到县委办公室的通知，局长就计划着要留住严书记吃顿饭，顺便找个机会汇报汇报想筹措资金上电视台的事，现在这个局叫广播电视局是名不副实的，因为只有广播电台没有电视台，而现在电视作为媒体的优势已经势不可挡，全省大部分县级广播局都有了自已的电视台，惟独安平还是一个喇叭头子响全城。

现在吃饭已经不再单纯，变成了一个综合指数，所以吃有时候就仅仅变成了一种过程，而玩则成了一种具体体现。几杯酒落肚，姜春花就开始邀请严家骏跳舞。

县城不大，再加上姜春花播音员的特殊身份，所以年轻漂亮的姜春花自然也就成了公众人物，而在县城里县委书记就更是公众人物了。严家骏在一般情况下是个非常严谨的人，但对这个姜春花似乎有些例外，在会上遇到总是对她笑呵呵的，还不时问长问短。时间长了，广播局长也就看出些端倪，本来姜春花是播音员，不用为县里的一些大活动采写稿件，但广播局长却有意无意地让姜春花跟着，拿着新买的采访机，动不动就让严书记讲上一段。安平县广播电台就经常有严书记的声音，这样严书记那张威严的脸不但经常的灿烂一下，还在民间有了广泛的影响力，有一段时间县城那些经常听收音机的老干部，纷纷反映听不到严书记的录音讲话就睡不着觉。

由于平时工作太忙严家骏跳舞的机会不多，再加上将军肚太大，所以舞姿就有些笨拙。姜春花自然跳得轻盈了许多，这样一搭配整个格局就显得有些滑稽了，严书记就像一个巨大的墙柱，下部稳固而坚实，只有上肢跟着音乐晃动，而姜春花则成了上下翻飞的蝴蝶，在墙柱上灵动地闪耀。

就在这时，音乐戛然而止，严家骏刚想问怎么回事，就

见秘书把电话拿了过来。严家骏知道，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大事，秘书是不会这个时候打扰他的，就拿起了电话，一拿起电话严家骏立刻打了一个激灵。

电话是市委书记周全打来的，周书记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通过自己的秘书找他，很少直接给他打电话。一上来周全就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质问他，看今天晚上的省台新闻没有？严家骏赶忙说，晚上来了位投资商正在接待，没有顾得上看新闻。周全说，你们安平了不得了，上了省卫视的新闻了，你这个县委书记很快就要名扬四海了。严家骏一听，周书记这是话里有话，就说，周书记，我们安平可能又给您捅篓子了，我调查清楚了一定严肃处理。周全说，处理恐怕也来不及了，人家要给你们报到中央电视台的《焦点访谈》，你们的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，说罢就挂了电话。

严家骏明显感觉到了周书记在电话里的恼火，这让他更进一步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，但是严家骏一时还搞不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听周书记的话，似乎是安平的某个阴暗面被电视台曝了光，这让严家骏更加摸不着头脑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官做的越大风险也就越大，县委书记在县城是最大的官，担负的责任和风险也是最大的。全县六十多万人口，四百多个村庄，说出问题就出问题，这中间有很多的偶然因素。从这个方面讲，他这个县委书记也是个高危职业，弄不好哪一天，就会被某个事件牵连进去，一沾上这样的事他就脱不了干系，他毕竟是主要责任人。所以，此时的严家骏不能不紧张。

酒是喝不下去了，严家骏就准备回办公室等着看新闻，他知道省电视台的这档新闻在晚上十点半还要重播，看完新闻知道了怎么回事，再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刚要走，县委办公室主任吴正有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也是问严家骏有没有看省新闻，但语气是试探性的。

严家骏正在气头上，见吴正有也和他绕弯子，就有些没

好气地说：“你有屁快放，别这么吞吞吐吐的，到底省电视台报了咱们的什么。”

吴正有一听，知道有人已经向严书记说了个大概，就把不法商贩买卖瘟疫猪肉的事情说了。

严家骏详细听完了吴正有的汇报，心里多少有了谱，这尽管不是什么好事，但比自己想象的要轻了不少。前两天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，他也听说了，所以今天才想到来录这个讲话，说明自己的工作已经做到了前面。刚才如果周书记说出是这个事情，自己接着就会向他汇报的，但是现在再向他汇报显然有马后炮之嫌，干脆把事情撂下再说吧。

想到这里，他随即指示站在身边的秘书，明天召集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书记副县长、工商局长、卫生局长、防疫站长开一个小型会议。

布置完这个工作，接着就想到周书记的电话，周书记在电话里说省电视台要往《焦点访谈》送这个片子。这个问题有些棘手，这也是周书记所担心的，所以他才要亲自打这个电话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周书记和自己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安平是青山市的一个县，给安平曝了光也就等于给青山市脸上抹了黑，尤其是在当前上下都正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当口，优化环境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是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。而安平居然出了死猪肉也敢扒出来卖的事件，以后谁还敢来安平投资？

这样一思考，严家骏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谁能让电视台把这个片子给撤下来呢？……”

“咱们县中学有位叫李森林的教师，他的大学同学就在省电视台。”姜春花猛然蹦出了一句话。

看刚才的阵势，广播局长和姜春花再加上来陪严书记吃饭的几位都吓得没敢支声，知道书记遇到了棘手的问题。见书记为电视台的片子拿不下来犯愁，姜春花忽然想到，今年春天她在省广播电视学校短期培训时，有一位省电视台新闻

部的女记者来上课，听说姜春花是安平来的，就打听李森林，说自己和李森林是大学同学。

姜春花知道李森林，是因为李森林在这个县城中是有名的才子。

李森林毕业于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，分配到安平中学任中学教师，经常有文章见诸报端，在县城应该是小有名气了。姜春花听说了李森林的情况后，就想联系采访一下，但每次都遭到李森林的婉言拒绝。在姜春花的眼里，李森林是那种恃才傲物的文人，所以话刚一出口，姜春花就有些后悔。且不说李森林和这个女同学关系怎么样？这个女同学能不能起作用？就是能起作用，以李森林的性格会不会出面还是个未知数。

但严书记似乎认了真，问：“李森林是谁？”

“就是文章写得不错的那个。”广播局长插话了。

经局长这么一说，严家骏想起来了，他是听说过这么一个人，是宣传部长向他介绍的，说是个人才，准备把他先调到县文化馆，以后再重点培养培养。

“他有个大学同学在省电视台？能管事吗？”严书记偏过脑袋来问姜春花。

“反正我今年春天在省广校培训的时候，那位女记者说和李森林是同学，而且还问了许多有关李森林的情况，管事不管事的我也不知道。”姜春花尽可能说得留有余地。

严家骏知道，像这样的事情有时候通过官方去找，不如通过私人关系更有效，他沉思了片刻，就拿起电话来给办公室主任吴正有打电话。

二

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，这是一辆新出的奥迪 100，县委书记严家骏新换的坐驾，流线优美，舒适稳重，时速已经

达到了170公里，李森林的耳边听见轮胎和路面摩擦的沙沙声。前后环绕的音箱里播放着萨克斯演奏的世界名曲，让人有一种置身于音乐酒吧的感觉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李森林感到一种由衷的兴奋。

这种兴奋更重要的来自于就要见到的孟卓然。他一直感觉，他和孟卓然的关系单纯地用“同学”这个概念是界定不了的，他们之间总有些只可意会的东西，正是这种感觉，李森林在自己的心里既排斥着孟卓然，又不得不为此而心动。

李森林的大学生活基本是纯净的。这种纯净以至让他现在还不时地心驰神往，市场经济的大潮虽然已经深入校园深处，但校园里依然弥漫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氛围，展望未来时并不像现在这样目光迷茫，提起钱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津津乐道。那时候，他以及他的同学们，对许多毫无意义的东西几乎都感兴趣，比如说文学和音乐还有闲聊。在那露珠一样清亮的时代，他们年轻自信，以为将来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。惟一的烦恼就是正在蠢蠢欲动的感情世界。

在当时同学们的眼中，李森林是幸运的，在大二的时候他就和校花孟卓然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，好多同学都戏谑地让李森林介绍经验，但李森林总是不置可否。因为他知道，他和孟卓然真的仅仅是朋友，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天，孟卓然比李森林年长，所以孟卓然戏称李森林为师弟。大学校园是恋爱的温床，时时在眼前晃来晃去蝶恋花般的情侣们，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俩，他们所探讨的话题一直滞留在感情的闸门之外。他们也成双成对地出入，只不过他们和周围的同学们有质的不同，当同学们走在花前月下探讨情感问题时，他们则在校园的一隅争论王朔是不是文坛黑马；影视作品是催生了文学，还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恶俗复制。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关系一直坚持到毕业。

快要毕业时，李森林觉得自己不应该就这样离开孟卓然，有好几次他都试图有所行动，但往往是还没有上战场就

临阵脱逃了。最后，李森林在检视自己的行为时发现，之所以在孟卓然面前溃败，主要是自己心理上有一个致命的硬伤，那就是自卑。为自己来自农村而自卑；为自己贫寒的出身而自卑。自己虽然长得也仪表堂堂，但和从小生活在鲜花丛中的孟卓然相比，无疑是一只丑小鸭，丑小鸭是不可能得到公主的。他很快也就明白，之所以在这四年中和孟卓然处成这样的关系，不是自己不正常，更不是自己没有想法，关键就是这种自卑让自己望而却步，但这并不能够让人甘心。随后的毕业分配，孟卓然直接进了省电视台，而李森林回到了偏僻的小县城教书，这就把孟卓然彻底变成了李森林的一个梦想。

本来，李森林是不想轻易触及这个梦想的。昨天晚上，吴正有连夜找到他时，他一直在犹豫，吴正有说今天要来，他还答应得非常含糊，就想万一实在不想出头，也好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
但昨天晚上他失眠了，他想到了孟卓然，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现状。他知道如果没有意外，自己有可能在这个县级中学里当一辈子的教书匠，现在身边那些有些酸腐的老教师就是自己的未来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李森林不禁浑身冰凉。而现在或许就是个机会，正如吴正有所说，人要善于抓住机会，机会从身边擦肩而过，留下的只是无奈和遗憾，机会只有和自己撞个满怀才能出现灿烂的火花，李森林觉得自己现在太需要那样的火花了。两年教师生涯，灰色而无奈的日子，已经让他感到有些窒息，他太需要生活中的亮色了。所以今天早上他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摒弃自己心灵上的那种障碍去找孟卓然。

同车而行的，是县委分管宣传的副书记杨基容和县委常委、县委办公室主任吴正有。

李森林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，身体略微向后侧斜着，第一次和县里的领导同车，而且想到还不知道孟卓然对自己什

000

向上
向下

么态度，他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；好在吴正有和杨基容正在商量什么事，无暇顾及他。李森林浏览着路两边的景色，正是盛夏时节，映入满眼的绿色，这大概是北方地区一年中最好的时候，虽然炎热，但却郁郁葱葱，活力无限，李森林的心情也就渐渐松弛下来、愉悦起来。

快到省城的时候，吴正有问：“小李，你和这位孟记者经常联系吗？”

李森林说：“毕业以后就没有联系过。”

吴正有“噢”了一声，就又问：“你们是同班同学？”

显然，吴正有是在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李森林说：“是同班，而且我们共同爱好文学。”说出最后这一句，李森林就有些后悔。他的本意是想说明他和这个孟卓然的关系不一般，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交代这个，李森林总觉得有些亵渎他们两个之间纯洁的关系。

吴正有说：“那一定关系不错了！”

李森林忽然对吴正有这样的盘问有些反感，就应付道：“还可以。”

吴正有却有些抓住不放，说：“听说现在大学里没有不谈恋爱的，就没有想过和她发展发展？”

李森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说：“没有。”说话的底气就不足。

这句话一下子让老练的吴正有听出了些端倪，他步步紧逼，说：“跟领导可不要说谎啊，听见过孟记者的同志讲，孟记者对你很关心，对你的情况问得很仔细，已经超出了同学之间的那种关心程度，你可要坦白呀！”

李森林听吴正有这样说，内心一阵兴奋，这是他毕业以后得到的惟一有关孟卓然对他的信息，就涨红着脸说：“怎么说呢，反正谁也没有向对方表白过。”

吴正有就说：“那就是相互暗恋了，那就好了，可以借这次重逢表白一下，反正，你们两个一个孤男一个寡女；一

个郎才一个女貌的多般配!”

李森林心中也掠过一丝闪念，但他很快就把这种念头摀了下去，说：“咱是孤男不假，但人家可不一定是寡女了。”

吴正有得意地笑起来，说：“这么说你是真的有想法了!”

李森林这才知道吴正有一直在套他的话，杨基容也笑着对李森林说：“小李，你到底年轻，让吴主任把真话套出来了。”

李森林心中有些气恼，脸憋得通红，杨基容以为他不好意思，就说：“别不好意思，如果真是那样，这种关系倒是可以利用一下。”

李森林听了内心突然一阵难受，他开始后悔这次的省城之行了。

看到电视台那气派的大楼，李森林心中生出些胆怯，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孟卓然，吴正有倒是蛮有大将之风，一下车就对李森林说：“先到传达室联系一下孟记者，一切事情等和她接上头再说。”

门口有武警站岗，他们在站岗武警的指点下来到传达室。只见传达室里已经挤满了人，从衣着神态上看，来电视台办事的各色人等都有，但最显眼的还是那些上访户。他们以各种姿态堆列在传达室的四周，眼睛里透着焦虑和愤怒，似乎世间的所有不平之事都集中在他们身上。

好不容易挤到传达室办事员的办公桌前，一听说找新闻中心的孟卓然，办事员就把手边的拨号电话推了过来，说：“先打电话问一下，号码 6437。”

李森林机械地拨出这组数字，接着就听到一个女声：“你好！新闻中心，请问找谁？”声音清脆而甜美。

那一刻，李森林几乎认定她就是孟卓然，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自己，孟卓然的声音应该还有些磁性，就说：“我找孟记者!”

“请稍等!”接着就喊孟卓然接电话。

听筒里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响,李森林想象着孟卓然走路来那姣好的身段摇摆的样子,心中不禁荡漾起一种莫名的情绪。

“喂!你好!”是孟卓然的声音,依然是那么的亲切而熟悉。

李森林却不知道怎么称呼孟卓然好,在学校里他有时称她卓然,有时称她阿孟,显然这两个称呼已经不合时宜了,李森林犹豫了一下,当孟卓然的声音第二次响起时,李森林看了看身边站着的吴正有,说:“孟记者,我是李森林。”

“李森林,是你这家伙,还不快上来。”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惊喜。

这让李森林的心稍安了些,说:“你们的楼太高了,我上不去。”

“那!你等一会儿,我下去接你。”

放下电话,李森林对吴正有和杨基容说:“咱们还是去她办公室谈吧。”

吴正有说:“小李,你还是没有经验,这种事情哪有去办公室谈的,最好的办法是把她约出来,我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谈。”

杨基容也说:“何况我们还给她带了些我们安平的特产,总不能在办公室交给她吧!”

经他们这样一说,李森林才感到自己真考虑简单了,但是孟卓然已经下来接他了,就说:“她下来以后,看情况再说。”

两人一看事情也只能这样,就从传达室走出来,站在外面的台阶上等孟卓然。

很快,光彩照人的孟卓然就出现在电视台一楼大厅,看到正在东张西望寻找他们的孟卓然,李森林反倒找到了些感觉,远远的就向孟卓然招手,还喊着:“卓然!”